



《维京海盗的痕迹》



《大教堂的尖顶》



苏泰女性雕塑作品

■艺苑风景

苏泰： 上海可以成为全球艺术家的实验场

“好的艺术应该和大众交流。上海也可以成为全球艺术家的实验场。对有创造欲望的艺术家来说，欧洲太小了。”

——苏泰

◎本报记者 邱家和

在上海春季艺术沙龙的展览现场,出自各国艺术家之手的雕塑特别抢眼,其中,就有来自法国的艺术家乔治·苏泰的雕塑。在上海罗浮紫艺术典藏机构的展位上,映入眼帘的就是苏泰的大作——两面人面具。作品采用了艺术家最有代表性的风格:用青铜表现制陶的粘土质感,在粗糙的底盘上,却浮现出少女细腻的五官,美丽的眼睛、鼻子与樱桃小嘴。

坚持作品与观众沟通的原则

苏泰的作品,在上海的观众眼里并不陌生。去年上海艺博会大门口的大型主题雕塑,就是苏泰的雕塑《天使荣龟》。对此,艺术家还向记者讲述了一个童话:“乌龟爬到动物园,逛公园的姑娘累了坐到一块石头上,乌龟很惊讶,怎么坐到我身上?看到一只鸟就追了上去,抓住鸟后就带着姑娘与鸟一起飞了。”苏泰说:“这就是《天使荣龟》所讲述的童话。在姑娘的胳膊下有龙,是中国的传统象征。作品所表现的现代女孩的起飞,意味着传统在当代起飞。”他希望借此表达中国崛起的时代主题。

最近,上海南京西路的吴江路步行街又选中了苏泰的雕塑。那是一组少女打着阳伞坐公共汽车、溜滑冰的雕塑。这组作品体现出上海女性的美,那是一种时尚、高贵与精致的结合。这组作品的特点,是强调光线的因素。每个雕塑都有一把阳伞。这些伞在夜幕下会打上灯光,别有一番风情。

据苏泰透露,《天使荣龟》的创作中,囊括了各种雕塑材料,诸如粘土、铁、不锈钢、青铜等。他表示,他的雕塑创作,往往是围绕着材料的探索,比如用青铜的材料来表现粘土的质感,此外也尝试用一些特殊的材料,使作品在阳光照射下形象发生微妙的变化。《幻影》则是在白色的瓷盘上加上一层釉彩,描绘一种呈现出人脸的纹路。在制作这个雕塑时,他采用了一种自己发明的方法,把包含着纹路的模板与盘子放在水里粘在一起,以至有的公司想花钱从他这里买下这个专利。

尽管如此,艺术家却非常在意艺术品与观众的沟通。他说:“我往往采用类似童话的象征手法来表达内心的主题。《天使荣龟》的主题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很大程度上是想象的虚构,但还是希望不要曲高和寡,所以用观众容易接受的童话的方式。”在苏泰看来,“艺术家可以做一些令人非常震惊的作品,但还是希望我的作品可以和大众沟通。我在上海创作的作品会坚持这一原则。”

猫头鹰与青铜器中的中国情结

苏泰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有一种特别的情结。他说:“中国是梦幻之地。我父母有中国朋友,所以我12岁就做了关于中国龙的雕塑。”这种中国情结,还促使他收养了生活在巴黎的中国孤儿,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同时,这种影响也表现在他的创作里。他说:“我个人受中国古代文化影响很深,在创作时总是试图把现代艺术



乔治·苏泰

的要素和中国古文化的要素融合起来。我的《天使荣龟》就是这样。”他还透露,目前正在为上海构思一个新的作品,一面是狮子,一面是猫头鹰。

记者告诉苏泰,在商代晚期的青铜器上,中国人把猫头鹰当作保护神,制作了鸮形器和鸮纹。但是在中国历史上人们一般把猫头鹰看作不祥之物。对这一说法,苏泰表示,猫头鹰在欧美的境况也很相似。“在罗马时代是吉祥物,到了中世纪才变了,但有的地方还是把它当作辟邪之物。在欧洲的星相学里人们还把猫头鹰作为标志性的符号。欧洲还有许多不太发达的国家,人们像中国人一样把猫头鹰看作不祥之物,但现代科学告诉我们,猫头鹰是益鸟,迷信和禁忌终于被打破。”有趣的是,苏泰认为中国和欧洲往往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尤其在青铜时代,欧洲也像中国一样,在表现动物时夸张一些,借此表达对动物的恐惧,或者去着意渲染这些恐惧,试图借

此获得征服动物的力量。

世界各国都经历过青铜时代,苏泰认为这也许是一种历史的巧合,当时人们制造青铜器的手段非常接近。当然,如今的苏泰,选择动物形象有了新的取向。他创作中常用的动物形象是猫,因为这是女性的象征,象征着女性的悠闲。不过,据观察,其实他最常用的主题还是女性,除了他那些抽象的雕塑外,他喜欢塑造女性形象。

同样,他虽然尝试各种材料,但最常用的还是青铜。他说:“青铜是一种神奇的材料,是火与土的结合,而火与土是宇宙基本的元素。”在他的作品里,青铜可以“变”,做各种质感的雕塑,以不同的材质、肌理和色彩的面目出现。比如在他的作品《乡愁》里,那些握着武器的部落战士所骑的犀牛,虽然都是青铜铸就,却有三种颜色,除了常见的绿色外,还有白色与红色。

“我想与中国艺术家合作”

苏泰做过法国最早的高速公路雕塑,有的作品有五、六米高。他的雕塑如此出名,以至法国的一条高速公路用他的作品名字来命名。苏泰说:“从上世纪90年代初,在我积累了一些雕塑经验后,就开始在作品中引入异国情调的文化元素。因为这样做不仅需要文化元素,还与技巧有关,当然,更重要的是阅历。”由此,他的作品逐渐走向世界。

三四年,苏泰受上海罗浮紫艺术典藏机构的负责人毛文采女士邀请,对中国的公共雕塑做全面的考察。“雕塑家创作大型公共雕塑,对其艺术生涯很重要。”这也是他来上海的重要原因。他说:“好的艺术应该和大众交流。上海也可以成为全球艺术家的实验场。对有创造欲望的艺术家来说,欧洲太小了。”

他说,对上海的了解,更多的是人与人的了解。相互熟了,就会像一家人一样。“我想今后可以和中国艺术家合作,共同创作雕塑作品。”

■当代艺坛

萧搏：探索绘画新可能

◎孙国胜

说到艺术家萧搏,不妨先来看一下他在2008年的新作品《迎接》。画面是用6幅电影画面般的形式来表现画面。画面给人的是一个事件而不是一张画的感觉。对于画面,艺术家用全然不同的方式来描述,而非仅仅遵循常规,表现形式恰好和历史上著名的绘画作品是相悖的。

注重细节的表现性

长期以来,大师们也同样为了如何在画面中适当安排各种元素以形成最佳构图而不断探索,同时也为如何选择相关的主题而绞尽脑汁,直到创作出满意的作品。相比之下,萧搏的创作只是依据任意的一连串事物所提供的元素而成。

最初萧搏用的是照片,但后来发现电影片段更具有表现性。起初,一

幅作品用几幅画布是和创意相关的。电影里每秒有24幅画面,因此,画布的数量便按照一秒24幅的倍数来区分,如8幅、6幅、12幅等等。第一个作品由24幅画构成,但随着创作时间的推移,萧搏觉得一个想法完全可以通过6幅或8幅画充分表现,《迎接》便是这其中的一个作品。

在《欢迎》画面中是纯然的黑和白,全然没有色彩斑斓的感觉。在他这一个系列作品中,全都使用了黑白单色。视觉上,黑白是简洁明了的:色彩使读取画面的过程变得复杂。当萧搏运用色彩时,更多地关注于如何控制它。最明显的就是在运用丙烯作画时,需要快速处理画面因而不会有更多调整的机会。但两者都令人分心。所以在包括一些有色彩的近作中萧搏将色彩退居到极其次要的位置而使观者更加注重画面的细节。从这幅作品中我们也能感受到画面的笔触感和抽象的意味



《迎接》

萧搏

在减弱,表面上几乎看不出任何质感,笔触也更加微妙。

不断寻找个性化的绘画语言

事实上艺术家自己在这几年的创作中一直在尝试着不同的画法,这从他工作室里各种不同形式画法的作品中也能感觉到这点。萧搏是艺术学院出身,接受的是传统写实油画技法的训练,但同时他又希望可以解决

绘画个人表现的问题,两者互为矛盾。萧搏说:“我并不想从形象性绘画中剥离出来,但我又对传统油画技法存有排斥心理。”

正是这种不断探索和寻找适合自己绘画语言的过程,让人们从萧搏的早期作品中能够看到别人的影子,如严培明,如李松松,艺术家自己也非常坦诚的承认这点,这些艺术家至今也是他所尊敬和喜欢的艺术家。

从目前的作品看,萧搏的创作所表现出来的对于理性思考的哲学表达,明显区别于前辈艺术家对于现实生活的嘻哈表达和解构。萧搏更加注重于对历史、对事件直观的感受,并使它以绘画的方式来呈现。读萧搏的作品,就好像使用多种画布形成的一个场景让人觉得任何事都可能发生,就好像读一本书,让人永远不知道下一页将发生什么。